

吃人

作者:文慧
排版:空殼

捂住嘴巴的手顫抖不已，我無聲地靠著牆蹲坐在花園旁的一角，祈求著自己能瑟縮成一小團，讓幾步之外的他們察覺不了我。

我迅速往他們的方向瞥了一眼，恐懼就如猛獸般蠶食著我的理智，我瞬間收回了目光——一群人在昏黃的燈光下聚攏成一個圓，越過他們起伏的背影我隱約能看到一個躺在地上的軀體。猩紅的血液如藤蔓似的從他們身邊四處蔓開，空氣中彌漫的鐵鏽味把我熏得頭昏腦脹，胃裏頓時一番翻騰，我把嘔心的感覺強咽了下去。



良久，人群散去，這時候我才能透過微弱的光線遠眺清楚躺在地上的人。她目光散渙地躺在一片血泊之中，手臂上滿是被撕咬的痕跡，鮮血把她純白的裙子染成朱紅。我這時才意識到自己應為此作出些反應，但雙腿卻像是被注滿了鉛，挪動不了，只能僵在原地。隨後本應該傷痕纍纍的她竟徐徐地站了起來，若無其事地挽了挽沾滿血跡的裙擺，然後蹣跚地走向另一個宿舍的方向。

我花了很長的時間消化眼前的景象，甚至連自己怎樣走回宿舍也記不清楚。我躺在嶄新又陌生的宿舍床鋪上，腦裏只有那女孩拖著血紅身軀走遠的背影。那群人異常的行為固然令我不寒而慄，然而最令我不安的是那個女孩竟能像上了發條的玩具士兵般一言不發地離開。

這是我搬進大學宿舍的第一個晚上。

有賴於我那黑得發紫的黑眼圈，一整天下來都沒有人敢靠近我一步——這是一件好事，因為我還未弄清楚昨天「看到」的景象究竟是源自我的妄想還是現實。翌日案發現場竟無絲毫血跡，照常的人來人往，加深了我對自身記憶的質疑。我坐在飯堂的一角用茶匙攪動著手中的咖啡，敲了敲腦殼，暗忖著或許只是最近我剛入學，所以壓力太大了……

「嘿，這裏有人坐嗎？」

倏忽一把聲音把我的思緒扯回現實，抬頭一看，映入眼簾的竟是昨天那熟悉的面孔。我嚇得把手上的咖啡杯滑落到地上，啪嗒一聲，玻璃碎滿一地。她也被我突如其來的反應嚇得不輕，一邊低喃著對不起，一邊拿著紙巾拾起碎片。這時我才真正端詳起她的臉。

她有著一張姣好的臉容，長髮垂肩，一雙烏黑亮麗的大眼睛因愧疚而蒙上一層陰影。她今天也是穿著白色的純棉連身裙，但我卻無法從她一絲不苟的外表中找到昨天狼狽的痕跡。她手臂上原有的傷痕已消失不見，取而代之是一片完好無缺的肌膚。

看著她安然無恙的模樣，我萬般慶幸自己沒有傻乎乎地跑去報警，否則此刻我定會被人當成精神病患看待，但內心升起的疑惑和不安卻令我精神更衰弱。她告訴我，她名字是韻荷，也是大學一年級生。

韻荷柔和而平穩的聲線讓我心生好感。承認吧，有誰不欣賞溫文有禮和面容秀麗的女孩子呢？只是昨天的景象就如夢魘縈繞在我腦中，交錯的記憶讓我腦仁兒痛極了，太陽穴一蹦一蹦的。我知道她有意與我交好，然而也只好禮貌而疏離地回絕她的好意。

但緣分這玩意總是奇妙得讓人摸不著頭腦。

韻荷幾乎出現在我之後所有的課堂上。她的一顰一笑仿佛有種魔力能感染身邊的人。她總是在堂上把手舉得高高的，然後用最明亮的聲線準確地回答教授的問題。在課堂後，熱情的她還經常向茱萸子立坐在飯堂的我搭話。韻荷臉上的笑靨和親切的話語一點一點地推倒了我當初立下的高牆。從一開始冷漠對待，漸漸地我也在她的個人魅力下敞開心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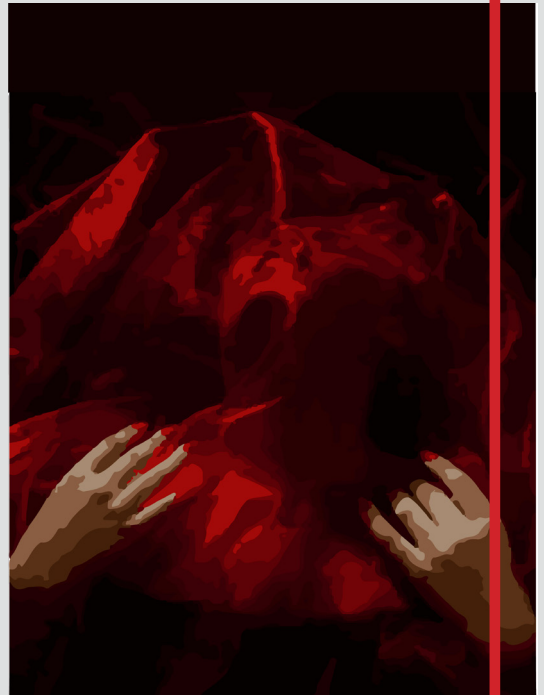
沒有人能對優秀而美麗的女孩說不，對吧？

注意到別人對韻荷的側目，我也好奇為什麼她這麼出眾的人會與我這種人交朋友。然而在新環境下找到的安穩感覺讓我卸下了戒心，內心的不安和煩躁也因新建立的友誼一掃而空，我甚至還把那滲人的吃人畫面歸於對新環境不安而衍生的一場噩夢。

「今晚我帶你嚐些刺激玩意。」韻荷於課堂後在我耳邊低聲說道。

多個月以來我已經習慣了她那些忽發奇想的點子，只是這次她眼底閃過的異樣讓我有片刻遲疑。但對陌生事物的好奇心蓋過了應有的猜疑，我點了點頭，約定了晚上在南方草地相見。

寒風無情地搨過我的臉頰，我在漆黑中打了個冷顫。這個地方勾起了我埋藏在腦海裏好幾個月的噩夢，我裹緊了大衣，試圖把那由不真實的夢境造成的恐懼隔絕於身外。須臾間，我看到韻荷伴隨著兩個身影走近。我頓時舒了口氣，然而故作神秘的他們只是招手叫我跟隨其後，躲到一旁的暗角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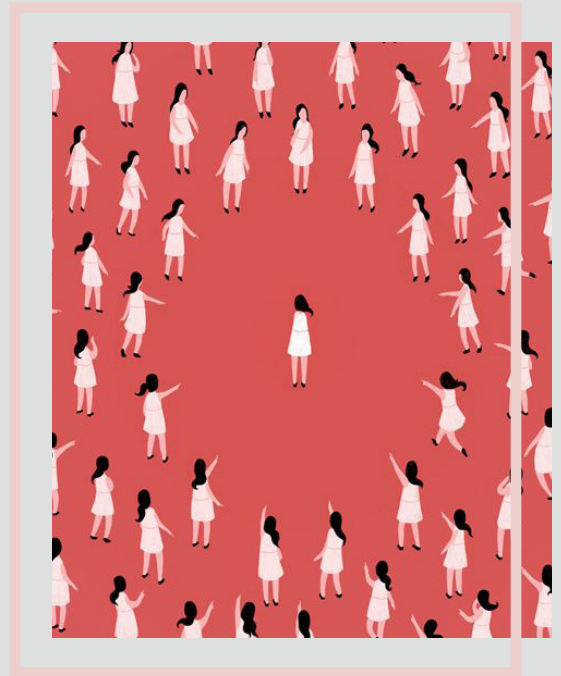
來人是兩個魁梧大漢，大概也是校內學生吧。他們穿著宿舍派送的圓領衫，雙眸無神得像是個傀儡。此時的韻荷也換上一條鮮紅色短裙，她瞪直了雙眼，臉上掛著一個詭異的笑容，半邊的臉籠罩在黑暗之中。

「看，那邊有人。」她壓低了聲線說道。

一頭霧水的我沿著他們的視線瞧過去，頓時看到一個單薄的身形——怕是因活動而夜歸的落單少女。他們異常的行徑驀然讓我覺悟到他們的意圖，我的血液凍結成冰。腦海裏霎時浮現起那觸目驚心的畫面，我仿佛都能嗅到那刺鼻的鐵銹味。在我愣怔的瞬間，他們已從黑暗中動身。我顫抖地縮回了腳，然後他們在我的眼底下撲倒了那孱弱的女孩。

他們張開血盆大口，蹲在地上蟄伏著，眾人的面容在街燈的映照下顯得扭曲。韻荷裂開了嘴，嘴角被扯得變形，把她秀麗的臉拉扯得無比兇狠。牙齒撕扯人肉時發出的嘶嘶聲直叫我頭皮發麻。那女孩手臂上粉紅的嫩肉因啃咬而暴露在空氣中，沾上了幾塊泥塵，並撕拉出數條血絲。躺在地上的女孩微張開嘴，一張一翕，像極了魚檔裏被剖成半死的魚。她瞪著頭上的一片澄空，卻沒有因為疼痛而攢起一根眉毛。我甚至懷疑她根本毫無知覺，就如當初在「噩夢」裏的韻荷一樣，從沒有掙扎的念頭。

韻荷注意到我的躊躇，她轉過頭顱，使了個眼色叫我動餐。血沿著韻荷的嘴角往地上滴落，那女孩的血在她身後蔓延著，猶如一朵盛放的彼岸花。在我眼裏，此刻的韻荷已不是個人，倒像個披著人皮的魔鬼。



大概是我顫抖的唇出賣了我，韻荷凝視著我的雙眼，驀地眼眸裏強烈的恨意似是要把我整個吞噬。她微微啟唇。

「你跟我們沒有分別。」

我倏地因這句話而重重抽了口氣，然後鋪天蓋地的血腥味由鼻孔鑽進骨髓，讓我難受得乾吐起來。眼淚奪眶而出，我急速地轉身，強烈的求生欲讓我以最快的速度跑離現場。然而我仍能感受到那銳利的目光一直跟隨在背後，如影隨形。

是的，我知道自己是逃不掉，只是一瞬間之中腦裏唯一的念頭就是離開那片沉澱。但是我又能逃到哪裏？畢竟，人早已習慣了被吃和吃人。